



在县城过元宵

■李曉

我们一行人,徒步行走在县城已显得空旷寂寥的大街上,只有焰火在空中升腾,弥漫着刺鼻的味道。那些绽放又消失的焰火,像我们新年里缤纷的梦想,瞬间灿烂又转瞬沉寂。

那年春节没回老家,我蜗居在一个小镇上。有一条河流穿过小镇老街,河流上有一座老桥,寂寞春节,我只想对老桥倾诉一下衷肠。

元宵节快到了,母亲托人从乡下给我带来口信,让我回老家过元宵。母亲说,糯米汤圆留着,腊肉留着,红薯粉留着,只等你回来了。母亲还说,你没找到女朋友,我也不再催你了。

返乡情更怯,我似乎在躲避着什么。那些年我正疯狂地写作,但发表极其有限。远雷隐隐,我也恍惚以为是天底下哪所邮局正打邮戳的声音,那家邮局正在给我邮寄刊登我文章的报刊。

正月里来是新春,那一年春天来得特别早,小镇后面的桃树已初绽花蕾,远远望去,阳光下天空擦上了一层薄薄的胭脂色。我一个

在天津定居的表舅,两鬓斑白的年纪,乡音未改,也风尘仆仆回来了。表舅特地来到小镇看我,双眸深沉,语气诚恳,请我和他一道回老家过元宵。

正月十五早晨,我正要跟表舅回乡下老家,在单位值班室接到了县城何诗人的电话:“马上赶到县里!”

我突然恐慌,感到有大事要发生,就跟表舅道了别,决定去县城。那些年,我迷恋着县城,县城灯火里,神秘闪烁着追逐的东西。我当即坐上由小镇开往县城的一趟班车,心急火燎地赶往县城。

县城马路上,滚滚人流中腾起灰尘。马路树上悬挂着喜庆的大红灯笼,还有乡里进城的舞狮队、龙灯队、秧歌队去县城拜新年,这其中就有从我家进城表演的踩

高跷队,领头人就是我的一个堂叔。

中午,我敲开何诗人的家门,他正赤足仰躺在沙发上喝酒,边唱边喝。何诗人见我来了,双眼放光,一把搂住我,喷着满嘴酒气:“好兄弟,好兄弟!”

原来,何诗人的老婆和孩子回乡下过元宵去了,何诗人一个人守在县城里,他准备在元宵夜搞一个文友们的集体活动。

元宵夜,何诗人亲自下厨,他系上粗布围腰,完全一个大厨派头,庖丁一般麻利地切制牛、猪、鸡、鱼肉。满满一桌丰盛的大餐,平时我真小看何诗人了,没想到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厨子。

电视里的元宵晚会开场了,我们七八个文友尽情喝酒,几个诗人还起舞弄清影,把何诗人家阳台上的一根竹竿当古剑挥舞。

文友们喝得兴起,何诗人打开门窗,整个县城,在元宵夜里的漫天焰火里摇晃。晚上10点,何诗人宣布了他的决定:“出发!”

我们一行人,徒步行走在县城已显得空旷寂寥的大街上,只有焰火在空中升腾,弥漫着刺鼻的味道。那些绽放又消失的焰火,像我们新年里缤纷的梦想,瞬间灿烂又转瞬沉寂。

在何诗人带领下,我们沿着江岸行走。那天是阴天,十五的月亮被云层遮住,离县城越来越远。夜色漆黑,有人打开手电筒,我们跌跌撞撞走着,有人踩到了沙滩上的鹅卵石,一个趔趄就扑到在地上。

我问何诗人:“一直要走到哪儿?”何诗人呵呵呵大笑起来。夜风浩荡,一群人,俨然一群出征的英雄。

一路走,一路唱。我用破嗓子吼:“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皮囊……”张二毛用鸭子喉咙叫:“哦,一场游戏一场梦……”把那些年几乎所有的流行歌曲都唱完了,我们已经很疲惫。

一直走到凌晨6点,我们才往回走。好不容易上了公路,我们坐上返回县城的第一班客车。

回到小镇,我收到了北方邮寄来的一本文学杂志,那期杂志上刊登了我一篇3000多字的散文。看到我文章的那一刻,所有的疲倦都烟消云散了。那家杂志编辑部,在祖国最北端的加格达奇,风雪漫漫的小城,在我梦里,有梅花鹿踏过的足印。10多年前的春天,我去拜访过那家杂志的纯白小楼,与梦境里见过的差不多,实在是神奇。姗姗而来的春风,唤醒了我尘封的记忆。

踏雪归乡

(组诗)

■ 正行

昨夜,我看见了雪

昨夜,我看见了雪
在年急匆匆的脚步声里
像群被惊扰的蜜蜂
纷飞在一扇低暗的窗前

雪是耀人的白,静静纷纷
郁结心中的思乡之情
蜂拥而出。无论身在何方
回家无须任何理由

风一吹,大地就白

凛冽的风从山口伸过手来
寒凉透骨,大地就白了
一树红梅挺立在原野里
像团燃烧的烈焰

风一吹,大地就白

红梅如焰
冬天的寒冷不再是静默的白

落在树梢上的弯月

挂在天上的月亮
白得像爷爷磨的豆腐糕
白得像奶奶打的米糕粑
白得像母亲梳妆台上的小圆镜
天狗咬月
落在树梢上的弯月
也是一把银色的镰刀

以雪命名

风物静寂,百兽蛰伏
雪怀深处,有窃窃私语
梅绽枝头与雪盟约
被授以雪命名
激情的梅,献雪一吻
万白丛中一点红
寒冬便有了几分春的温情

乡村的年

(外一首)

■ 贺红岩

除去门旁的尘埃
贴上大红的春联
高高挂起的红灯笼
渲染新年喜庆的气息

活泼的孩子们
兴奋地去燃放鞭炮
噼里啪啦的热闹里
蓄满乡村的年味

冬日寒冷
屋内是温暖的氛围
跳动的炉火上面
妈妈煮着热腾腾的饺子

家人的团聚
抑制不住亲情的欢笑
偎依在父母的身边
不再有多愁的思绪

拜年的人
躬身磕头
传承古老的风俗
说着吉祥的祝福话语

乡村的年
是游子心中最美的画卷
宛如时光的手
在岁月中勾勒深情厚谊

故乡的红灯笼

冬日的乡村
闲适而温馨
高高挂起的红灯笼
洋溢节日喜庆的气息

一盏一盏的红灯笼
挂在故乡的家门口
宛如一张张笑脸
述说一年的收成和满足

故乡的红灯笼
仿佛挂在游子心灵的窗口
浓郁了乡愁
让游子想家

新年的脚步走来
乡村里铺展新年的景象
浓浓的年味
呼唤着游子回家

乡情像铁轨那么长

■张培胜

家在远方,乡情如铁轨一样长,可再长的乡情总有搁浅的地方,盼望的,向往的,思念的,渴望的,无不是故乡的一切。亲人在等我,小河在等我,青山在等我……我的思念,我的乡情像铁轨那么长,一头连着我,一头连着故乡。

有了高铁,回家的路变得疾速起来。坐进车厢,全封闭的空间,只有玻璃窗与外界相望。火车快的时候,经过的路呀,山呀,树呀,河流,房子……什么都在拼命往回跑。它们急急地往回跑,和我一样是想找回思念的根,找到回家的影子吧?我这样想,也这样诗意般迷恋窗外的风景。

要是看到窗外有人,劳作的,走路的,站着的,坐着的……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我的记忆总会泛起别样的想象。隔着窗,或许你根本没注意到我,就算注意到了,或许你根本不会在意我的存在。但我是在意的,在意眼前的一切。

碰到高铁钻隧道前,或是转弯时,我会刻意留意窗外的人,他们的笑容,他们的神态,总能给我一丝一缕的想念,我与他们不相识,但他们的影子却给了我想象的空间,记忆的心海增添一份爱的翅膀。我想告诉他们,我在回家的路上!欣喜之情溢于脸上,我多想倾听他们的声音,纵然不能认识一下,但可以真切告诉我,他们的快乐他们的忧伤,当然,我成为他们的朋友最好,碰到困难时,我希望可以帮到他们。

回家的路希望越短越好,离家越来越远,我却发现回家的路变得有些陌生,那个曾给我生命,给我成长的故乡,现在好吗?当我靠近你,想回到你的怀抱的时候,你还会认得我,还会让我感受你的温度,享受你的快乐吗?一连串的困惑,一连串的思念,在铁轨延伸中变得更清晰更温情。高铁不会回答,铁轨不会回答,只有路过的一程山一程水,一缕风一丝痕迹会淡然告诉我,家,越来越近了!

故乡还是那个故乡,只是别离的时光,别离的人们,更添几分惆怅。外面的世界再好,可故乡的情怀永远不变,那是我的家园,那是给自己梦想,给自己翅膀,给自己力量的地方。铁轨那么长,高铁那么快,转转弯弯连着故乡,无论身在哪儿,心也不会孤单,生活也不会彷徨。

天黑了,高铁不管这些,依旧朝着目标进发。路过城市,华灯亮起。那一幢幢楼房里,一定飘荡着温馨,一幕幕生活的安适。人生的惬意,便在灯光中渲染了。偶尔,面对山间的孤灯,简陋的房舍,我可以看见有的窗口里,一家人正围坐在桌旁吃晚饭,气氛温馨而和睦。

现在,我在回家的路上,一颗渴盼之心袭来,那是乡情的澎湃,那是故土的眷恋。当窗外微微地亮起来,远远的天边发白了,大地上的一切越来越明显,高铁正从黑暗奔向光明。

天快亮了,太阳还未升起,外面的大地河流草木好像刚刚醒来,正一点一点在释放着生机,让人隔窗都有一种清爽的感觉。而我的故乡,也许刚刚醒来正等我,等我这个游子的归来。

家在远方,乡情如铁轨一样长,可再长的乡情总有搁浅的地方,盼望的,向往的,思念的,渴望的,无不是故乡的一切。亲人在等我,小河在等我,青山在等我……我的思念,我的乡情像铁轨那么长,一头连着我,一头连着故乡。



玉兔迎春

毛福同 画

鸟儿落在银杏树上

■陈亮

它们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好像在以银杏树的干枯衬托自己旷达的胸襟:叶子虽然不在了,但有我们的光顾,人们一定会另眼相看。

窗外并不缺乏风景,缺少的是那一种灵动的美。我正思索着,忽然看见窗外热闹了起来。一拨又一拨的鸟儿像迁徙的队伍,向着银杏树这边一阵猛冲,然后跌落在银杏树上,像漂泊的孩子落叶归根。

这时的银杏老态龙钟,叶子大把大把地掉光,像一个耄耋老者。鸟儿怎么会光顾这里呢?成片的鸟儿,落在乡村的电线杆上,它们就是一串串天然的五线谱。而落在城市的光秃的银杏树上,那就是一朵朵含苞待放的巨型花瓣。它们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好像在以银杏树的干枯衬托自己旷达的胸襟:叶子虽然不在了,但有我们的光顾,人们一定会另眼相看。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两句诗,粗看有些费解。难道诗人连夜宿池边树上的鸟都能看到吗?其实,这足见出诗人构思之巧,用心之苦。正是由于月光皎洁,万籁俱寂,因此老僧(或许指作者)一阵轻微的敲门声,就惊动了宿鸟,或引起鸟儿一阵不安的躁动,或鸟儿从窝中飞出又转了个圈,重新回到巢中栖息。作者抓住了这一转瞬即逝的现象,刻画环境之幽静,响中寓静,有出人意料之胜。

月光皎洁的时候,是不是还有银杏金黄的身影?明月与银杏,谁更光彩照人、摄人魂魄?而鸟儿是不会缺席的,懂得怜香惜玉的鸟儿,晚上也会光顾每一棵海纳百川的树。只是我们看不到,月光下的鸟儿,是不会

瞅瞅唧唧的,它们活得静谧安然,不会轻易去造访或打扰一棵万念俱灰的树。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每一次鸟的造访,其实就是老友重逢,那个“雪夜访戴”的典故还历历在目。

鸟儿落在树上,不是大树底下能乘凉,也不是树大招风。鸟儿的选择,是择良木而栖,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但在我看来,这好似喜鹊临门,好日子快到了——大自然就是这么简单而神秘,树的心思我难以揣摩,但鸟儿,我看出了它们的活跃的悸动。密集的小森林中,它们互相抱团取暖,而我,似乎也感受到“道法自然”的真知灼见,以及“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豁然释怀。

生活况味

百姓记事